



宣揚得淋漓盡至，我看了以後頗為感動，那知道大會一散，有的宣傳員即取出紙烟，大過其癮。噫！鬧了半天還是這麼一回事！無怪老百姓說：說人話不幹人事，從前我總以為這話侮辱太甚，現在看來似乎還不為過當。所以新生活運動之是否能以推行盡利，收到實效，就全在當事的人，能否以身作則，努力奉行以爲斷，如果全國民衆觀感一新，新生活運動之實效，自然可觀了。

### 常識叢談

## 各種動物的壽命

科

各種禽獸壽命的長短，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但很少確切可靠的統計。近由博物學家研究的結果，知道各種動物的壽數，很多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茲略舉十數種如下：

蚯蚓可活至十歲以上。有一種蟻可有十年或十五年之生命。担任產卵的蜂王，可活四年至五年；而忙碌之工蜂，壽命不過六星期。象有時活到二百歲。龜類可活三百歲。鯉魚與梭魚可活至一百五十歲。

在鳥類中，鶴與鸚可有四十或五十之壽命。鸞鷲可得六十。貓頭鷹可得六十八。鴿子，駝鳥，啄木鳥，可活至六十或七十。家禽可活至廿歲。

羊有十年至十五年之壽命。狗與狼亦得十年至十五年。鼠類普通可活三年至四年。馬的壽算獨高，可得四十五十歲。

淡水中之珠蚌，可活至六十或七十，螃蟹可逾二十歲。

## 口的衛生（續）

許邦華

一人可以分析口臭的原因是由於牙的不規則。有些却不是，最普遍的原因在口內是很簡單的發酵或凝滯的殘餘食物保留在牙的周圍。許多食物我們今天吃的弄乾淨，黏在牙間，牙橋下，或是其他牙位的周圍。

遺留炭水化合物，如麵包，土豆子，發酵成脂肪酸化合物如養化羧草酸，它是和酸敗的牛油一個氣味。變成二醋酸，乳酸及著酸，全是有臭味的東西，蛋白質，共有的如雞蛋白，及其他蛋白質如肉，腐爛成他們自己的臭味。

在口內有粗的牙，牙垢在牙上，特別在齒齦邊上，懸着填塞物，牙上的爛點，腐根，有瘡的牙，有膿的齒齦囊全有發臭味的可能。口內有不好的味覺是口臭唯一的記號是不可忽略的。

人造的牙在牙橋上和牙冠上是比活的康健牙更容易覆有黏膠片。所以爲這原故，人若有這種牙在口內更當比平常加意小心。金屬和橡皮補的比較是多孔，而使食物的氣味很快的累積在上面，除非在白天完全洗淨。

所有各種齒齦的病，無論有沒有膿包，都能發生臭氣。有病的扁桃體，喉內腺，全是發臭氣者。

治療口臭，每人現在可以看到，不是放進香甜的藥片或是嗽口藥水。祇要移去其原因。

有規律地用牙刷和每日口的衛生就可以免去口之不良情形，並且保持身體之健康及免去其他可能之病因。

每人知曉愛護口之重要，因爲想它是身體的門徑。它也是一條致康健和到疾病的大路！

(完)

## 寫給梅姐的信

平夫

梅姐：

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我就從溫暖的床褥裏爬出來了。那時，我看見妳正在甜蜜的夢鄉中，妳那素日圓溜溜的水晶珠似的眼睛，却合攏成條直線了；妳那蘋果似的雙頰，櫻桃似的赤脣，蓬蓬的黑髮，被明亮的灼光映照，越顯得美麗可愛了；我已不得向妳甜蜜的接吻，最後的接吻，我更捨不得離開了妳。但，我有千斤重任，又不得不咬着牙根，發着恨心的離開了妳。

灰白而暗淡的天空，瀰漫着濃濃的氣氛。幾點疏星，尙在和夜之神掙扎，死一般寂靜的宇宙，只有遠村隱隱約約的犬吠聲，和凜冽的朔風挾帶着枯葉四處飄落聲，這時的我，內心在忐忑的亂跳着，輕輕的逃出了可愛的家庭。

久所留戀的故鄉，終於離別了；一種悲酸的情調，浸透了我的心房，眼眶中的熱淚，不禁簌簌墮下，斑斑點點的滴在衣襟上，視線模糊了，可愛的故鄉也隨着消滅了。

..... 雲天渺渺，滄海茫茫.....

凜冽的朔風，發瘋似的號叫，路旁憔悴了的樹兒，却還在臨風作裸體舞，啊，國難中的娛樂者，何異於此！究

竟是隆冬的季候了，北風是這般的刺骨，雖然，我緊袖着兩手，緊縮着頸項；然而，終敵不過北風的進攻。

是太陽已經和地平線接吻的時候了；到了繁華熱鬧的一個車站上，在人聲喧囂萬語噪雜之中，找到一個背暗的座位。

汽笛一鳴，火車由蠕動而急轉，如飛馳般的開行着，路旁雜樹，疾速的向後奔馳，這時，我帶着勝利的微笑，火車似乎也在慶賀着說：『勝利在前面！光明在前面！』我的心裏，充滿着無限的安慰。

一片荒涼的田野，點綴着些枯萎了的草兒，還浮遮着乾枯了的葉兒，愈顯得淒涼寂寞。啊！這草木凋殘的現象，正表現着中國衰落欲亡。你迷夢的中國啊！還是醒了吧！不要太不覺悟了，不要不自爭氣了，現在我要拯救你，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你。

出關了，朔風，刮得更利害，更刺骨；立刻，一種殺氣沉沉的感覺，侵入我的心扉，不禁心寒；當我看到日兵在暴風之下直挺挺的立着時，我不覺慚愧了；然而，我並不因慚愧而減勇氣，而且，我的勇氣却更因之而增加了。啊！倭奴啊！你殘忍暴橫的倭奴啊！知道嗎？我正是你們

的對手！

啊！遠看城郭，近看村莊，千孔百瘡，觸目慘然，唉！這不是倭奴蹂躪的結果嗎？同胞們！中華民國愛國的同胞們！還不奮起來醫治沉痾未復的民族嗎？

北風嗚嗚，車聲隆隆，漸漸的到了喧囂人海的滿清故都，主權完全盡失的全城，只有一小部分為我國的街市，其餘完全為日人盤據着，滿街充滿着使人悲憤的，日文間漢字的商號招牌，徘徊其間，如果我們說他是東京大阪，也不為過。

吾愛！自從離別以後，已經是十餘天了，在這十餘天的功夫裏，我覺得已經過了一百天了，每當我想起妳來，我便難受的很！甚至於要流淚，不覺愈使我痛恨倭奴的無理。差不多是每夜，我必定要遇見白髮的老母，還遇見了親愛的妳，早晨起來，必定要悲傷好半天，如果不是光明在前面引誘，我真要憂愁死了。現在，我真恨不得變個小麻雀兒，飛到妳的懷裏。

那麼，妳一定要發問了，為什麼不在家庭過甜蜜的生活，而偏到寒冷的關外去過苦惱的生活？是的，家庭生活是如何的甜蜜啊，守着年老的母親，伴着青春的愛人，談

古這今。但是，事實已不容我們再團聚了，吾愛！妳會知道，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惹起倭奴的禍端；野蠻的日本，既不念鄰邦之誼，更不念同族的關係，貪多無厭，毫不留情的，得寸進尺，一步步的衝將上來，不但擾亂了天津青島上海等地，還佔據了東北四省，成立滿洲國，整個海棠葉似的中華民國，已被倭奴蠶食的殘缺不全了。我們親愛的同胞，不知有多少全在牠們鎗林炮雨之下，做犧牲品了。同胞們代代相傳的故鄉，做了他們軍隊的大本營，同胞們辛苦耕耘的田畝，變成了戰爭的疆場；同胞們的家庭，有的已成了焦土，有的已經被倭奴所佔據。這是如何殘忍的事情啊！人非木石，能不滴同情淚嗎？但是，我們只同情而已嗎？我們能忍心袖手旁觀嗎？這種殘忍非人類的行爲，我們能容地存在嗎？不！不能！決不能的！要知道，貪而無厭的倭奴，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村莊，家庭，也要和東北同胞一樣的陷入悲慘的境地。俗語說：『先下手爲強』。與其等着倭奴的駕臨，不如早去殺牠們幾個，犧牲了自己，也有相當代價，不但爲東北同胞復仇，並且，還可以拯救我們祖國，這豈不一舉兩得，所以我決定了，決定要投筆從戎，決定要辭別白髮的老母，決定要離

捨愛人；而到殺氣瀰漫的疆場上，去和倭奴廝殺，去救我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

吾愛！等候着吧！得勝的一天，也就是我們團聚的一天，請妳替我祝禱吧！

## 誤會

朱見笑

他們兩人忽地遇着了，心中不覺都撲撲地跳了起來，瞪眼對望了幾望，也就各把眼光避了開去，懷着一種疑懼之心，一會兒那廠中的經理高世傑巡視已畢，走出工場，自回辦公室去。暗自思忖道，他爲何在這裏呀！同時那廿一號工人黃若偉亦在那裏自言自語道，他爲何在這裏呀！高世傑回到辦公室中，拋去別的工作，兀自兒坐着沉思，把六年前的舊事，又映在腦中了。那時他正犯了罪，被囚在一個獄中。一天，同囚的一個犯人，忽以極不堪的言語來侵凌他，大家便扭打起來，幸得獄卒趕來勸解，才把他們分開了。那個同囚的犯人不是別人，就是那二十一號工人黃若偉。後來出獄之後，便離去故鄉，遠道來此，一心一意改邪歸正，不到幾年，居然做了這××機廠的經理了。滿意從此以後可以安居樂業，沒有人知道他的前事

了，誰知這個冤家，偏又不慍不慍的跑了來，這不是他的一個厄運嗎，並且這個所在，不比旁的地方，此事如果傳揚開去，非但名譽上要受影響；就是他現在的職業，恐怕亦要保不牢，何以呢？因為這家機廠的廠主何老先生，和那獄中一般囚犯，好像積下了幾世冤仇似的，曾經宣言過，凡曾犯過罪的人，廠中一概不能錄用。他是隱蔽了這位老先生才得進廠，才得有今日的地位，一旦發覺，這位老先生不是要加倍的氣惱嗎？除了把他立刻斥退以外，還有什麼可講呢？他的嬌妻，他的愛子，又怎樣的安置呢？個人倒不十分要緊，這一斥退，不是要叫他們立刻成爲餓殍嗎？他想到這裏，滿身的血，不覺都冷了起來。於是又咬牙切齒的把那黃若偉恨個不了，可是要想一個對付的法子，倒還沒有，照理講起來，他是一個大經理，那黃若偉不過是在他權力之下的一個小小的工人，只要他向工頭說一句話，那黃若偉就立刻被開除了。但是這個事情是使不得的，黃若偉如果一日開除，定知是他的意思，勢必要向廠主舉發，他的祕密，那他也就要被逐出廠了。而且黃若偉今番來此，亦很足費人研究，定懷有什麼目的；不是爲復仇而來，就是要向他表示，不然天下亦廣極了，怎麼他

會來到這裏呢！加之黃若偉這個人，在獄中的時候，就是一個很不安分的分子。不過他已決定了，無論那黃若偉用什麼手段來，他總用相當的手段去對付，與之宣戰一下，決不降服。逆料黃若偉今天還是第一天進廠，腳跟還沒有立穩，當不致有什麼舉動，他也就暫時忍耐，慢慢兒再想法子罷！

那時二十一號工人黃若偉亦一面工作着一面在那裏想道，怎麼如此湊巧，又同他相遇一處了。早知如此，不該到這裏來的。一剎那間，又把獄中的舊事想起來了，現在雖已事隔數年，但是他還咬定高世傑決不是個好人。他當年罵高世傑的一席話，絲毫不錯的，想來高世傑亦不會忘記這事，定必懷恨在心，如今冤家路窄，恐怕要吃他的虧了。他是權力無上的大經理，我不過是他手下一個小小工人。怎能和他對抗呢？他只要向工頭一說，我就得滾蛋了，我還是預備別圖罷。可是隔了幾時，仍沒有什麼動靜，黃若偉不覺倒又膽壯起來，想道個定是高世傑投鼠忌器，不敢動手呢？大概高世傑以前的歷史，亦沒有向廠主說明過，所以恐怕我去反攻他，這樣說來，我倒佔了上風，我的地位倒比其他的工人來得穩固呢？於是他決定了一個主

意，如果高世傑有什麼不利他的舉動，他亦就只得用相當的手段去對付，決不退讓，如果高世傑不來犯他，他亦就永永不去相犯的。總之，他如今一心想改邪歸正，人家如不來阻撓他這個志向，他亦決不去害人家呢？

如此一天一天過下去，倒亦相安無事，大家有時見了面，並不交談；亦不點頭招呼，好在他們兩人，一個是經理，一個是工人，本來位分懸殊，不必要接洽什麼，廠中人倒也沒有覺得呢？不過他們自己心中很明白，知道這對方的人，就是自己的仇敵，有時兩人的眼光偶然接觸了，那種仇視的神氣，自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所以他們極力避去這種眼光接觸的機會，免得旁人起疑，可是他們兩方雖各按兵不動，却都在那裏疑慮着；在高世傑想起來，黃若偉大概正在那裏想一萬全之計，以免自己危險，所以遲一步了。而在黃若偉想起來，又以為高世傑大概要計出萬全，以求必勝，所以遲一步了。

一天，工頭周長庚忽然走進經理室中，向高世傑說道：「幫工頭張阿根下星期起不到廠了，我想另派一個人接他的事呢？」高世傑道：「那麼你想派誰去接手啊？」周長庚說：「我已想到了一個人，這人來廠只有兩個多月，名

兒喚作黃若偉……」高世傑帶着驚訝的聲音問道：「黃若偉嗎？」周長庚道：「是的，他生活既做得不錯；做事又很勤懇，從前在別地方一家廠中登過幾年，派他當這個職使，那是再好沒有的了。」高世傑聽了，思潮不住的起伏，沉思了半響，方說道：「他來到這裏還不久，你怎知他靠得住呢？」周長庚說：「他雖來得不久，但我從各方面看去，很可相信他。不過經理如不贊成，另派別人亦不要緊的。」

高世傑一聽這話，心中不覺又撲撲的跳了起來。想我要阻止黃若偉的升遷，那是很容易的，只要現在輕輕易易的否認一句，就是了。但是被黃若偉知道了，那他定要興波作浪起來，我可要不安於位了。於是淡淡的說道：「想來你的眼光，總不會錯的，由你作主就是了。」周長庚於是退了出來，從此黃若偉便一躍而作幫工頭了。

自此之後，高世傑心中更不自在，知道黃若偉的居心，是深遠而不可測。像周長庚那樣古板的人，他居然能於兩月之間取得信用，他的苦心亦可想而知了。逆料將來他的地位，愈升愈高，那和自己衝突之期，亦就愈趨愈近，只懊悔自己初時太膽懼一點，當黃若偉初進廠的時候，沒有拿這件事向廠主說明，如今要說已嫌遲了。亦只有按兵

不動聽其自然罷。

誰知過不多時，周長庚又辭職了。黃若偉由幫工頭而升爲工頭，乃是當然的事。高世傑雖是一廠經理，亦阻止不來的。高世傑乃把黃若偉升爲工頭這件事去向廠主說了，廠主摸摸糊糊問了幾句，亦就答應下來。高世傑回到辦公室中，便差人去把黃若偉喊了進來，兩人見了面，眼瞪瞪對望了一陣。高世傑方說道：「黃若偉你且坐下。」黃若偉便坐下來，高世傑接著說道：「我有一件事情告訴你，如今周長庚要走了，我已向廠主說過，把你升作工頭，你願意嗎？」黃若偉說：「這是經理的吩咐，那有不願意的！」說的時候，眼光仍露着恨恨之色。似乎在那裏說道，我們的仇恨，是永遠解不了的，你別一面假惺惺的示恩於我；一面又在想收拾我的方子呢？高世傑亦有些覺得，一面仍自說道：「你的職務，可從下星期起始，如有不能了解之處，不妨向周長庚問問，他還得過幾天才走啦。」黃若偉忙答應了幾聲是，於是又默然相對了。似乎彼此都希望對方先開口提起從前那樁事情，但是隔了好久，到底大家都不說。黃若偉這才問道：「經理沒有什麼話了嗎？」高世傑道：「沒有話了」黃若偉又躊躇了一下，退了出去。

黃若偉當了工頭不到一星期，廠中忽鬧起失竊的事情來。一會兒一大箱鋼不見了；又一會兒一大捲皮帶少去了。後來愈鬧愈兇，差不多天天有這種事情發現，不過沒有去報告廠主。在高世傑一方想起來，這定是黃若偉的詭計，想用來和自己宣戰的。而在黃若偉一方想起來，也以爲這定是高世傑的一種詭計，想用來和自己宣戰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向廠主那裏去舉發，生怕事情決裂下來，自己的祕密，亦要敗露；自己的地位，也要不保呢。不過，明知這種事情也不是永永祕密的。他們徒手相搏的時期就要到了，誰勝誰敗看各人的手法罷。

一天午後，黃若偉在無意之中，忽然看見有一個工人叫張根發的把一小捲皮革偷偷放入飯籃中去了。黃若偉便走過去對他說道：「張根發，放工的時候你別走，我有話問呢？」他聽了兩聲頓時泛紅，知道事情敗露，亦就祇好答應了，等到放工之後，工人散了，黃若偉乃問張根發道：「你爲什麼要行竊呀？」張根發哭喪一張臉，含淚答道：「我要錢用呢？」黃若偉道：「你要錢用，難道不知廠中的規則嗎凡竊廠中一草一木，都得送官治罪，廠主對於這種事情最是認真的啦！」張根發哽聲道：「那是我知道的。」

黃若偉又和善的望他一望，問道：「到底誰指使你來行竊的呀？張根發聽了這句話，倒有些詫異起來，顫聲說：你……你怎麼問這句話，這……這是我自己要偷的，並沒有受什麼人的指使。」黃若偉道：「真的嗎？」張根發說：「那有不真之理。」黃若偉也就不說什麼，把那飯籃取了過來，開了蓋蓋，把那一小捲皮革取出去。正在這個當兒忽然瞧見高世傑立在辦公室的門口，正向這裏望著，似乎所有始末情形，都被他看見了。黃若偉隨把這飯籃遞給張根發道：「如今你可回家去了，明天還有話說呢？」張根發道：「明天你仍要我到廠嗎？」黃若偉道：「你別管他，照常到廠就是了。」張根發應了一聲就走了。此時高世傑走了過來說道：「這件事、明天由我來辦罷！」亦就轉身走出。他呆望著他的背影，直待他已走遠，才回到自己的寓中去。

夜已深了黃若偉還沒入睡。暗暗在那裏想，我還是忠於廠主，送這張根發入獄去呢？還是發點慈悲之心，救他一下呢？這兩個念頭，在胸中苦戰不已，終得不了一個解決。忽然張根發那副憔悴的面龐，又在他眼前出現了，彷彿正穿了囚衣，坐在獄中潮溼地上哭個不止呢？於是又想

起自己當年在獄時的苦況，不覺從床上跳了起來，開門出去。一會兒，到了那裏，才知道張根發要錢用是真的，原來他的妻子病倒在床上，已有一年多了。還有兒女六七個，這區區的工資，怎教他養活呢？於是他把張根發拉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對他說道：「張根發，你還是逃走罷！我這裏有三十塊錢，你不妨拿去，你的妻子兒女，暫時我來照管，等你別處尋得了事，有了安身之所，我再替你送去罷！你最好今晚就走。」張根發露著驚託的神氣問道：「爲什麼呀？」黃若偉道：「咳！這個還要問，今天的事，高世傑是知道的，他這種人難道還肯可憐你，不把你送官嗎？所以我說，你還是逃走罷。」說到這裏忽又怒斥道：「咳！張根發，你這人如是沒有心肝，還在那裏笑嗎？」張根發道：「不瞞你說高先生方才也來過了，他說這件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不要緊的，並把些錢給我，教我不用憂慮，以後改過自新就是了。他起初也疑心這件事，我是受人指使的，後來我和他說明，他才知道。這不是沒有事了嗎？」黃若偉聽了，倒不覺呆了好一陣，亦就辭出回寓。這天晚上，他睡得很甜適，爲從來所沒有。

第二天黃若偉急急趕到廠內，走進經理室中，很恭順

的向高世傑說道：「高先生數年前我用極不堪的言語罵你，我如今才知道了你倒是個好人，並不是我所罵的那種惡人呢！還要請你恕罪呀！」高世傑含笑說：「你怎麼知道錯了？」黃若偉便把昨晚的事情，告訴了他。高世傑笑道：「如此說來，你亦是個好人，我一向錯疑你了。從今後，我們重釋前嫌，言歸於好同此一心，把這廠辦好起來罷！」說著，伸出手來和黃若偉的手緊緊的握了幾握，彼此相視而笑，從前那種仇視之態，已遁入烏有之鄉了。

## 徐州名勝與古蹟

恨生

一、黃樓——位於縣城東北角，面向黃河，宋蘇軾建——

提起「黃樓」，就想起蘇姑娘，因為這救苦救難的小姑娘，曾經救了徐州全城人的性命。

一般的傳說是這樣的：「宋朝的時候，蘇軾做徐州的太守，他有個妹子名叫小妹，也跟他任上。有一天，黃河的水陡然漲了起來，水頭比城牆還要高三尺，可是並不往城裏流，于是全城的人都慌張起來，家家燒香，人人禮拜，竟不知誰惹得大王（一）老爺生氣？」

當時，有人夢見大王老爺，說是「要想叫黃河水撤退，除非是蘇小妹願做他壓寨夫人。」這話傳到小妹的耳裏，他遂不顧一切，投到黃河水裏，於是水勢減退了，徐州的城市得以保全，後人感他的大恩，遂在她投水的地方，替她建了一所廟宇，在每年正月（二）十六日，全城的善男信女都來燒香，以報答這位救命的小姑娘的恩義的。

恨按：上面的傳說，恐是一片無稽之談，「黃樓」原是宋朝蘇軾所建，因為靠近黃河，所以就塗成黃色，黃者土也，用黃色即是水能尅土的意思。後來以訛傳訛，遂傳出上面的一段故事。

二、霸王樓——在徐州女子師範內，不知建於何時。「力拔山兮氣蓋世」，看到了這一句詩，便會想起和漢王爭天下的項羽霸王。他那時坐鎮徐州，自號西楚霸王，把那漢王的兵馬絕未放在眼裏；誰知漢王真是厲害，九里山一戰，把楚兵打得落花流水，楚霸王只好跑到烏江自刎而死。

恨按：霸王樓及鼓樓，都是後人建築的，決不是楚漢的遺物，在宋朝時候，蘇東坡為徐州太守，見府署內有一舊廳，相傳是霸王廳，無論何人都不得跑到上面去坐，不

然，便會惹起霸王的重怒。於是蘇東坡很生氣的說：「項羽，項羽，你括不籠和漢王爭天下，死了還霸佔這塊地方幹什麼？」立時令人給他拆毀，拿去蓋了黃樓。現在的霸王樓不知何人建的，至于鼓樓更近，有人說是霸王的午門，那才是牛頭不對馬嘴呢。

三、逍遙堂和蘇姑墓——在徐州女子師範學校內——逍遙堂和蘇姑墓，都在霸王樓的右前方。逍遙堂是蘇東坡避息的地方；蘇姑墓是蘇東坡幼女埋骨的地方。正是名士與才女前後映輝。

逍遙堂已沒有宋代的遺蹟，門前只餘下後人的碑石。所幸門前的幾株老樹，幾塊亂石，幾點花草，尚足供後人盤桓，無論在春暖花開的時候，在長夏風涼的時候，在秋風露冷的时候，在冬寒雪飄的時候，都有一種沉默幽遠的佳趣。

蘇姑墓也和逍遙堂一樣，看不出宋代的遺跡了，只有後面的一座石墓，迎面一段石碼，大書着東坡幼女墓，但這裏面究竟是不是東坡的幼女？誰也不能斷定。

(一)傳爲黃河水神(二)正月十六日爲黃樓會，到者萬餘人。

廿三、六、三、友元誌于彭城

## 以毒攻毒 (續)

張澤枋

### 第二幕

#### 幕 開

景與第一幕相同，時間距離一個月以後，將近子夜的光景，器具與第一幕全同，只添了一架電氣風扇；德先穿了一件綢質的長衫，青紗馬褂，樣子像小官僚；躺在長沙發上喝茶；婉貞在床前脫下了高跟鞋，換上了便鞋，身上穿的顏色很鮮豔的一件長衫，對着鏡子取下了頸上的珠項鍊，兩人都是從外面剛回來的模樣。

x x x

德先：(將手中的茶杯放下，站起身來。)嫂嫂！我看哥哥一定已經看出是我了，你沒有看見他老是把眼光像探海燈樣的射着我麼？要看出是我那才糟了呢！

婉貞：(一邊收拾珠圍，手錶之類的零星裝飾品，一邊答應着。)你放心！你哥哥的眼睛近視得很厲害哩！而且他的樣子雖我們的樣子那麼遠，你又老帶着帽子，把臉遮的下下的，他那兒會認得出呢？他假使認得出是你，

他就可以直接的來同我們說話了；因為他看出是旁人，不好當場衝突起來，免的面子難看；這還不明白麼？（說完的時候，東西已收拾淨了，坐在小沙發上喝茶）。

德先：（笑容）想起哥哥來也好笑，有一次正陪了場都舞着的時候，哥哥還同那一位姑娘故意舞到我們的檯子邊來，大概是想看一看到底是誰；我怕他看出了是我，就裝出不屑看他的模樣把臉掉在一邊，過後他走遠了，我掉過頭來看他的時候，他鼓着一雙大眼睛瞧着我，像要吞掉我似的。哈哈！

婉貞：（隨着笑）可不是麼？他望我的時候我也故意掉過頭不看他，他氣的了不得哩！

德先：真有意思！我們兩個人從進場就坐在檯子旁邊，一步也沒有移動，一次也沒有下場子，人家一定覺得很奇怪，「怎麼這兩個人老呆坐着不動呢？」人家還會把我們當鸚鵡老看待哩！

婉貞：是呀！你沒有看見旁邊的一些人都瞧着我們麼？把我們當了希奇人似的。

德先：（略停）嫂嫂！你今天總看到哥哥的對手了吧！覺得長的怎麼樣？

婉貞：（一種不屑談的神氣。）長是長的好，可是這種女人長得好有甚麼用處呢？不過是多害幾個人而已。

德先：你別瞧不起她，她還住過大學哩！聽說她在大學裏的浪漫史很不少，有人說可以寫幾十部書哩！在她手下淌過眼淚的男子，總得一打一打地數得清白，所以後來鬧得很糟，但是她的學校並不開除她，為的是她在學校裏很可以招攬些生意；現在以辦學校為發財目的的正需要的是她這一類的人，正是歡迎之不暇，那裏還送財神出門呢？後來聽說她跟了一個人同居了，跑到南洋羣島去了一趟，不知道怎麼又回上海來當舞女了。

婉貞：還不是同人家鬧的不好才當舞女哪！有辦法還去做這種下賤事麼？

德先：我看哥哥也是晦星當頭，怎麼纏着了她的哩？

婉貞：這是男子們的一種普遍心理，因為她在社會上有這稱名譽，甚麼人也知道她，以為她一同自己要好就像無上的光榮似的；這硬可以說是男子們的一種傻氣。

德先：（略思）怎麼的呢？我們回來也有好一會了，哥哥怎麼還沒有回來呢？我怕他今天晚上不會回來了吧！

婉貞：不要慌，這麼樣的事情還怕他不趕緊回來麼？（略

停)啊!把這事告訴劉太太知道吧!(向內呼喚)梅香!  
梅香!

△內有梅香應聲，旋出。

婉貞：看樓下的劉太太睡覺沒有？要是沒睡覺就請她上樓來。說我請她來玩玩。

梅香：唔!(下場)

德先：劉太太這老妖怪真不差！還會幫人家開這麼好的方子哩！

婉貞：待我真不錯哩！

△劉太太出，梅香隨後。

婉貞：劉太太還沒睡覺嗎？請坐！

△劉太太就坐，梅香捧茶至。

婉貞：梅香！你在樓梯口站着，要是看見先生回來了就趕緊跑來告訴我！

梅香：唔!(下場)

劉太太：剛預備睡覺了，聽見梅香說唐太太招呼我，我就趕緊來了。(向德先)啊！二先生也在這裏嗎？

德先：呃！……

婉貞：劉太太！今天我們已經照着你的方法做了，大概他

快要回來了哩！

劉太太：啊啊！做了嗎！誰幫着你做的呢？

婉貞：他！(以眼光視德光)做得還很周密哩！

劉太太：二先生嗎！那更好！我想你一定會成功，惟願你們還是親親熱熱的好啊！(笑)

婉貞：少不得還要重謝劉太太哩！

劉太太：那兒的話！(略停)沒有旁的事了嗎？

婉貞：沒有甚麼事，劉太太請安息吧！(起身)

劉太太：我今天身子很累，想早點睡；明天來聽你們的好消息吧！(向德先)二先生坐一會吧！明天上我們家坐坐

啊！

德先：(起身)好！一定來看劉先生哩！

△婉貞：送劉太太出，復歸坐。

德先：(看手錶)十二點差十分了，哥哥今天晚上怕不會回來了吧！

婉貞：再等一會吧！等到一點鐘還不回你再回家去也不遲。

婉貞：弟弟！密絲李允許你的婚約了沒有呢？怎麼這些時也不上我們這兒來玩呢？

德先：大概沒有甚麼問題。

婉貞：已經告訴老太爺和老太太了嗎？

德先：還沒有哩！我想叫哥哥對他們說，他們總是相信哥哥的。

婉貞：密絲李的父母通過了沒有呢？

婉貞：可是你千萬莫學你的哥哥這樣啊！

德先：哈……哈……哈……！

△梅香匆匆上。

梅香：（向婉貞）太太！先生回來了！

婉貞：好！你下去！（對德先）你快藏在屏風後面，千萬別

做聲啦！

△德先將帽子從衣架上取下，戴上，藏在屏風後。婉貞略整衣服，裝出安靜的神色，仍坐沙發上，俄聞台後有皮鞋窸窣聲，漸近；唐義先手執的的匆匆入，怒氣冲冲。

義先：（放下the the 脫上衣；搶步至婉貞前。）剛才在白宮

舞場看見的是你嗎？

婉貞：（神色安謐。）一點不錯。是我！

義先：（聲沉重）你不覺得羞恥了嗎？你！

婉貞：甚麼？我根本沒有做令我覺得羞恥的事，你不能隨

便侮辱我！（亦顯出怒色）。

義先：哼！虧你還強辯得出，以一個有了丈夫的妻子還同別的男人交遊，這簡直是一種野合！世間上還有比這更無廉恥的事嗎？你還以為我沒有看見，還要同我強詞奪理哩！

婉貞：啊！我這就叫「無廉恥」！你同別的女人隨便胡扯也都可以，這是甚麼理由呢？

義先：（語塞。）那是……

婉貞：「那是」甚麼？難道一個做妻子的有了丈夫以後就不能再愛旁人了嗎？一個女人一生就只許做一回戀愛嗎？

義先：（窘極。）然而……你終究是一個人的妻子，不能叫作丈夫的太難看；你這不是剝削了我在省會上的地位麼？

婉貞：啊！我做了就難看！你做了就不會使我難看麼？這是甚麼緣故呢？

義先：婉貞！你不能這麼說，男人有男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女人有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絕對不能混在一起談的。

婉貞：那麼！我請問你！為甚麼不能混在一起談呢？

義先：因為從五千年的歷史傳下來的「道德的習慣」，叫男子與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根本不同，女子有好些地方是絕對不能同男子平等的；你看見過世界上有「一個妻子和兩個丈夫同居家庭」麼？但是這世界上有的是「一個丈夫和兩個妻子同居的家庭」，這豈不是很明白的事情麼？

婉貞：但是我還不能明白！這「道德的習慣」寫在甚麼地方的牆上面呢？寫在法律的哪一條上面呢？

義先：不是那麼說！「習慣」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是第一個人做了那一件事，以後的人也照着他去；而被大家許可的。

婉貞：啊！「習慣」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但是總有一個人起頭那樣做過的。那麼！義先！請你幫助我！我要一個同你們這個一樣的「習慣」，我來做個起頭，讓我們女子以後也好照着這個「習慣」去做，長久以後也可以成爲一種「道德的習慣」了，我也想能被大家許可的吧！

義先：（被對方駁的理盡詞窮，怒氣差不多消了一半。）婉貞！我不知道你的思想怎麼變成這個樣？我真不明白！婉貞：你也不明白了麼？那麼我就來告訴你。你說的甚麼

歷史傳下來的「道德的習慣」，都不過是你們男子作出衛護自己的盾牌，這種習慣都是男子造出來的，女子一有甚麼要求同男子平等的舉動，男子就說不可以，說「道德的習慣」不許這樣，於是女子就不能這樣；說「道德的習慣」不許那樣，於是女子就不能那樣；這樣一來，這「道德的習慣」的大刀不知道砍死了多少女子，不知道有多少活鮮鮮的姑娘埋在這座墳墓下面。這「習慣」是「道德的」麼？（望義先，求答狀）

義先：（無言）

婉貞：我們既然知道這種習慣是不道德的，我們就應該廢掉這個習慣，正如吃鴉片，打嗎啡，我們知道它是惡習慣要戒絕它一樣。況且這種習慣純粹是自私的，畸形的，損害另一方面；我要盡我的力量毀滅它！

義先：（怒氣全消略停。）我現在明白了！過去完全是我造成的錯誤，才有你今天這樣的事，我一點也不怪你，你能原諒我麼？

婉貞：（用鼻音）哼！

義先：希望你能原諒我，我以後決定同對方斷絕關係！但是你也同我一樣。

婉貞：既是這樣。我原諒你了。

義先：（喜極）婉貞！我們的感情又重新了！（趨前抱之。

旋鬆抱。）

婉貞：（亦喜）你們男子是十足的自私自利的！

義先：別再提那些話了吧！

婉貞：義先！我有三個條件，要你答復！

義先：甚麼條件？你說出來看。

婉貞：第一個：以後不得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義先：可以！

婉貞：第二個：除了正經事情以外，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前

一定要回家！

義先：可以！

婉貞：第三個：重要謝兩個人！

義先：兩個人是誰呢？

婉貞：第一個同居的劉太太，第二個是在白宮舞場同我坐

在一塊的那個人！

義先：那個人還要「重謝」他麼？

婉貞：一定要重謝他！

義先：爲甚麼呢？

婉貞：告訴你！是劉太太定的計策，那個人的同謀！你還

以爲真的有那事麼？

義先：那麼那個人是誰呢？

婉貞：你要知那個人麼？給你見見吧！（向屏風喚）那個人

啦！請妳出來吧！

▲德先自屏風後出，義先陡驚。婉貞站在他們的中間。

德先：（向北兄）哥哥！一切都是聽憑嫂嫂的指揮，兄弟不

過是一個傀儡而已。

婉貞：這就是剛才在白宮舞場同我坐在一塊的人。你認識

嗎？

▲義先先笑，兩個人也隨着笑了。

——幕徐徐落。

## 妹妹墓前

劉維洲

永遠不會忘記的，六月十七日。

這一日是妹妹永別了世界的一日，也是我有生以來最

悲痛的一日。

妹妹今年才十七歲，瘦瘦的身材，長長的臉兒，烏黑

的頭髮，梳一個長短合度的鬢子；說話帶着微笑——這微

笑，在我的腦子裏永遠的存留着。

是這一天的傍晚，太陽慢慢的沉上西山，片片的紅霞，幻變着各種古怪的形體，人家的房上，繚繞着縷縷的炊烟。一會兒太陽被西山吞沒，晚霞漸漸的消逝了；一鈎新月，已掛在樹梢，世界籠罩了一層黑幕。在一間暗淡無光的小屋裏，佈滿了陰沉的慘氣；母親坐在床角上，眼眶裏包滿了淚水，不時用手巾揩拭；祖母垂着頭坐在床旁的椅上，父親與我站在祖母的椅旁，床上躺着呻吟垂斃的妹妹。啊！親愛的妹妹，病魔纏繞你一年多，終於掠奪了你的青春的生命；啊，妹妹你死時是何等的明白啊！你說：「媽媽啊！妳可憐的女兒是要與惡魔的塵環長辭了，不能永久的侍奉在您的面前了；慈愛的媽，自小吃了多少苦，費了多少心血，將我養到這麼大；啊，媽媽！病魔使我不能顧慮到這許多啊！媽，我死後妳千萬不要哭，」哭「只有使我死在九泉下的心不寧，更增加我早死的罪惡。爸爸，祖母，哥哥，請你們也不要傷心，願你們……前途……幸福……啊……永……永別了！」妳說到那裏，翻了一個身，腿直了，身涼了，就這樣辭別了世界。

妹妹，白妳死後，家人是多麼傷心啊！媽哭得淚人兒

似的，我只是暗暗的啜泣，回憶起妳的往事，更增加我無限的愁思。

記得是這一天的晚上，燈光伴着我溫習功課，妳拿着一本國語向我說：「哥哥啊，人家女孩兒，都到學校讀書，畢業後，可以看書、可以寫信，可以看報，可以作事賺錢，心裏是多麼通暢；只有我不讀書，不識字，多麼悶人啊！」

「妳願意讀書麼？我讀成極了，但是要有恆心啊！不可因一時的高興，拚命的念，稍感到困難，就要厭棄了。」

「我一定有恆心，一定永遠用功求學，但是你也要有耐性，不要嫌煩啊。」

從此，日間作學生的我，夜間又作妹妹的先生。

妹妹，妳真勞苦呢！小弟弟妹妹們的鞋，衣服，都要妳親手替他們做，早晚要照顧他們睡覺起床，家裏每日三餐的菜飯，也須要妳動手；妳是禮教家庭的可憐虫，妳守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無意識的戒言，妳雖生在廿世紀的現在，但妳的腦筋是何等的守舊啊！

妹妹，我為妳祈禱，我祈禱妳再世託生到富貴的人家

，享盡人生的幸福，作嬌的小姐，來補償清貧而為舊禮教家庭毫無生趣的今世的遺憾，妹妹，妳聽見了麼？

是一個星期的上午，妳忽然懇求似的問爸爸：「爸爸啊，我長到這麼大，還未進過城呢！聽人家說，城裏有汽車，馬車，和很大的店，好看的东西，更有能說話的電影，我每晚都作着甜蜜的夢。爸爸，你能帶我去玩一遊麼？」爸爸笑了，點點頭，答應了妳的要求。

我坐在渡江的輪船上，船身開行在江心，激撞着浩蕩的江水，形成飛捲的波濤，浪花向四外飛濺，不時發出嘩嘩的聲音。八掛洲近在目前，洲上樹木蔥蔥，人烟落落，一片蒼茫氣色，遠望這一塊廣約數頃的土地，浮在江心，大有漂漂欲沉之概。仰視蔚藍的天空，浮動着片片的白雲，遠望長江的流水，好像一條光帶，橫躺在地上，與天空合接着，陣陣的涼風，將衣服吹得不住的飄動，遍體頓覺得舒暢。

「多麼美麗的風景呵！」妳不覺得高呼着。

在滿載乘客的長途汽車裏，發現了不常進城的我們，妳不慣受汽車高低的顛波，覺得頭昏欲嘔，伏在我的肩膀上說：「坐汽車不是很舒適麼？怎麼這樣的顛人呵！」

「舒適的汽車，是闊人乘坐的，每點鐘須要數元的代價，像我們窮人，只配坐這種汽車，妳看我們車旁飛過的汽車，裏面的先生，小姐，太太們，不是都穿得非常漂亮麼？」我微笑着這樣的回答妳。

「……妳默然的低着頭，好像在沉思。」

我們緩步在一條繁華的街上，高大的洋樓，矗入雲際，如風般的汽車，倏然飛過，帶亮的柏油地，可以照見人影，無數的招牌，伸出在街的左右，標明各種不同的店名，以招徠他們的顧客，光亮的玻璃窗裏，陳設着各種不同精彩的物品，一個人一個面目的人羣，擠擠的擦着肩走過，各人賞識着目擊所到的物件，商店的門口，好像張大了嘴，不時的將人們吃進去吐出來。這街上偉大的建築，新奇而珍貴的物品，無一樣不使妳羨慕驚異。

電影院裏演奏着曼妙的音樂；我們坐在二等座的椅子上，妳靜靜的傾聽着醉人的歌曲，不時回顧着隣座的摩登女子。候時間屋子忽然漆黑，白布上現出了嫵婷的女郎，她那妳從未見過的服裝，妳覺得難看——露着大腿，赤着臂——在銀幕上輕狂的跳躍着。倏忽一變換出了穿西裝的少年，活潑的小孩，年邁的老婆，美麗的山水，洋房，汽

車……每一個人都能發出清晰的聲音，每一件東西也能表  
出各種姿態，妳好像麻木似的，呆呆的，貫注了精神，靜  
聆着這一切的一切。

從這一次遊覽回來，妳心中貯滿了希望，知道世上有  
這樣繁華的市場，悅耳目的娛樂，服裝古怪的人羣；妳  
有奮着與惡劣的環境掙扎，期望着將來美滿而有生趣的生  
活。

妹妹，妳一切的希望，都如泡影般的幻滅了！萬惡的  
命運之神，伸出了巨大的惡爪，掠去了妳幸福的希望，摧  
殘了妳青春之花。妹妹，世上不能再有妳的形跡，千秋萬  
古的不能再有妳這樣一副尊容了！

浦鎮西門外，睡熟般的橫躺了兩股鐵道，鐵道旁有一  
座小小的土山，山上長着幾根數得清的萎謝的枯草，山脚  
下如儼首般一堆堆的土坟，埋葬了多少的生靈。

近日來，山的中腰增加了一座新坟，裏面躺着一位妙  
齡的女神，妹妹，祝你靜靜的長眠吧！！

## 離別

郭懷光

淡淡的月光，照在地上，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照得非

常淒慘，強暴的風，也趁此時際，努力發展它的威力，發  
出呼呼的聲音。此時，已將中夜，宇宙間的萬物，皆已入  
夢境。在一間破壞的屋中，發出說話的聲音；原來這屋子  
裏住着母子兩人，兒子已在小學畢業，即日要到上海去學  
習做工了，所以母親正在訓子。

「明兒，從你父親死了以後，家中一切費用和你在學  
校裏的學費，皆靠我自己兩隻手來維持。本來你父親單生  
你一個兒子，我心中是很不忍將你給人家當勞苦的學徒；  
明天，你就進店學徒了，你離了我，使我的心中非常痛酸  
！」母親流着眼淚說。

「母親！也不必再說，家裏的境况，困難，你老人家  
十餘年辛勤哀苦，我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在這個痛苦的社  
會，青年人除了咬緊了牙關耐苦以外，什麼「快樂」「幸福」  
都不是眼前可以求得的事呀！母親！你老人家可安心，我  
進店學徒，必盡我的能力而作，終不負母親扶養的一番苦  
心。」明兒安慰着母親。

你說的話，雖然不錯，但是明兒呀！你是生長在鄉間  
的，一旦到了上海，倘若受了壞人的引誘，墮落下去，那  
時我能對得起你已故的父親麼？」母親說着拿手帕揩淚。

「母親！你不要悲傷！我雖不會到過上海，但此。關於上海及途中的事，我聽到的也不少，而且我自己也會當心的，請你安心好了。」

「時候不早了，早一點睡吧。」母親放下了針，望了望桌上的時鐘說。

明兒終於漸入睡鄉，母親還坐在桌邊的椅上，戴了眼鏡，在替兒子縫衣。

此時窗外的風聲越大了。

★ ★ ★

「嗚……嗚……」工廠裏的汽笛聲響了。

這時明兒已把行李預備好了；心裏好像橫着一樣不能彈動的東西，又好像失去了一件要緊的東西，有時跳個不停，有時却像停住了脈息，他覺得目前的一切都疏遠了他。忽見母親，從外冒雨進來，手中拿着三隻餅，隨手交給明兒。

「兒呀！時候不早了，你快把餅吃了罷。」

「母親，你吃，我一個人吃不下。」因為心中很愁悶，覺得肚中不餓所以喚他母親吃。

「不，我在外面已吃過了，你吃罷。」她搖手說。

明兒站在桌旁吃餅。

「你到了那裏，須立刻寫信給我，免得我挂念。你對待師父同師兄們，須要相親相愛。」她又嘮叨地說。

「是，孩兒知道的。」明兒吃着餅回答。

「你可以去了，時候不早了。」他催促明兒動身，但眼睛裏熱淚禁不住地淌下來。

「不，母親！要你陪我到火車站去。」明兒的眼淚也不住地流。

★ ★ ★

母子兩人站在車站月台等火車，只見火車由遠而近，明兒跳上了火車。

「明兒！你到那裏工作，必須要勤奮從事，將來終有發展的希望。路上一切須自己小心呀！」

「是，兒知道了，母親！你回去吧！」明兒說罷，不覺心中起了一陣心酸，似珍珠般的眼淚由眼眶裏滾出來。

火車慢慢駛過他母親身子，明兒再探出頭望望母親。在她的兩個眼皮下看見有兩道東西發光，那是她流了十餘年的眼淚創下的痕跡呀！那兩條光芒將來永久籠着他的心靈阿！她原站在月台上只是呆呆地抬頭望着他，後來他便

將手中的手帕伸在窗外搖着，似乎在叫他母親回去。終於  
• 火車轉了一個灣，看不見她老人家的影跡！

無情的火車，霎時把他們母子兩人分離。她還在月台上，呆呆的望着已帶去她的兒子的火車，直到連火車的煙霧的影子看不見，才悄悄地回家，此時，外面的風和雨，還在吹着打着。

## 一個平凡的犧牲者

薛光燧

她的淚一滴一滴地從眼內流下，她被一種悲哀和侮辱的情緒所包圍，一切都是不能衝出的黑暗，漫漫長夜也永沒有黎明的時候。「唉！可怕的勢力與金錢啊！逼着我，逼着我，供人娛樂；爲了數十元的代價，將媳婦的肉體人格一齊拍賣了！貪利的婆婆啊：你怎生對起你的兒子？爲了飢餓而遠去當兵的兒子呢？」

「丈夫呀！久別了的人呀！你前天還來信，你那裏曉得在今天你的媽媽已竟將你的愛妻賣了，到明天晚間就由一位得意揚揚的惡少，憑着金錢將你妻佔據了。痛心嗎？你應該怎樣難受？你能拿起鎗來殺你的兄弟們，而不能回來殺你的仇敵嗎？上帝呀！你歸來吧！」

你臨行的時候，我還送你到了門外打麥場邊，再三叮囑你路途珍重，常常來信，看着你高碩的影子愈距愈遠的去了。誰知道人世變幻莫測，等你回來時，世界上已竟尋不到你妻子的蹤跡了！只有荒郊外的一抔黃土中，埋着不幸的枯骨罷了。也許早作了黃狗的一頓飽餐，連枯骨都沒有，然而世界之大，金錢之萬能，這又是何等渺小的一件事呢！還值得人們略略去思索一下嗎？」

一箇白髮蒼蒼面容枯槁的老婦，立在她的面前，聲音帶着嘶啞說道：「女兒呀！你忍心捨了我嗎？」……

一箇黑胖的天真小孩，抱着她的腿部連連叫道：「姊姊抱抱，姊姊抱抱」……

別了！一切都別了！可憐的老母，天真的弟弟，只有死是我惟一的解脫呵。你老人家不是最相信命運的嗎？要知道富人是天生的應該好淫窮人的婦女，窮人應該爲了金錢而忍受侮辱，不過是理之當然，命之應該，女兒要想違背了真理，除死以外尚有何法？」

她拉了一張橙子上去，將帶子搭在梁上，挽了一箇套兒，頸頸伸入裏面，一脚將橙子踢開，登時身子往下沉墜，套兒便加緊起來，耳邊彷彿有人說道：「你怎忍心捨了

我啊」……

太陽落去了，

太陽落去了，

黑夜茫茫來到；

沒有冷冷的月

更沒有瑩瑩的星，

天空只是黑暗朦朧；

一忽兒落下了幾點雨，

一忽兒飄來幾陣風，

野外犬吠一聲聲。

## 黑暗中

振谷

我是個盲者，在人生的道途，我認不清那是光明的出路，那是黑暗的深淵，我眼前只感覺一團黑霧，籠罩着這日夜轉動不息的地球。在這黑霧中；到處都充滿着不平的呼聲，弱者的呻吟，強者的怒吼，人類互相殘殺鬥爭的吶喊聲，這樣，我不知道這世界究竟生存些什麼東西！

我現在所走的究竟是甚麼道路，將來旋入何種浪濤裏？唉！我完全不能了解；我只知道有像我這樣一羣整千整

萬的青年盲者們，和我一樣的在摸索。我們的前進，是由一班比較有經驗的人們領導者。他們領導我們走的時候，喊的「教育救國」，「生產救國」，等口號。他們究竟能否把我們帶上這些路，我也不敢確定。我只有暗地祈禱他們都是光明正大的人物，確有經驗，確有眼光，確以救國為前題。我不怕這些路是怎樣的難走，我具有兩隻能戰勝難走的路的腳，足以達到我理想的目的地，只要我確有這麼一個目的地。我不能沒有領導者的指示，倘若我自作聰明的獨自走去，這茫茫的世界，難免不陷入歧途，或者墜入深淵。總之，我們的將來如何？都要看我們領導者的指示如何。

精神上的煩悶，現在已重重疊疊的把我圍困起來了。我恨不能展開我的眼睛，澈底的看看：現在究竟是什麼政府，究竟是什麼社會？究竟是辦的什麼教育，……一切的一切，這世界究竟玩的是什麼把戲？我在黑暗之中，不能看清，我真煩悶極了！

我不知道困在甚麼牢籠裏？我想衝出這困人的牢籠，東衝碰到資本家的鐵蹄，西撞碰到欺詐虛偽卑鄙污穢的鐵柵，南北都充滿着怕人的空氣，我不敢衝去。這四圍的環

境壓迫我，將我包在人層的中央，我幾時能衝出那些藩籬？斫去踐踏人類的鐵蹄，打破束縛人羣自由的鐵棚，衝出污濁黑暗的社會！找着純潔光明的前途！我想靜心等着，忍耐着煩悶，總有一天會達我的目的吧！

我對這整個地球，非常懷疑，明明是個圓圓的東西，上面為甚麼要四分五裂，這四分五裂站着的不是同樣的人類嗎？為甚麼要如此分裂開來？我不解，我真不解。

整個人類的情形，是不能睜開眼來看的。一個X小工廠裏，也發現有不平等的呼聲，有力的鐵匠，打着無力的石印匠，石印匠實在受氣，連話都說不出來，要想求人說公道話，木匠的暴力，鎮壓四圍，誰敢說公道話！這無力可憐的石印匠，在這環境裏能找出一個國際同盟來嗎？我不相信我們這整個人類會不是這樣！

唉！那不能想了，這廣大的世界，那處不是充滿着這樣悲音，或者有使我想像不到事情哩。整個人類，不是同樣的腦筋，同樣的手足嗎？何以會玩出這樣各人不同的把戲，互相慘殺，互相排斥呢？

總之世界一天不公平，我的煩悶一天是無休息的。

九，二十，晚於棲霞

## 職工對話

天 軸

甲：職工學校是幹麼的？

乙：你不知道，你真不知道？

甲：我實在不知道，請你告訴我。

乙：職工學校，是工友們念書的點，每晚飯後，到這裏求學一二小時，省得去打牌，閒逛，或作其他無益的勾當，這是多麼好的。

甲：我倒想去，可惜一個字都不識，怎麼辦呢？

乙：那最好沒有了，因為我們不識字，鐵道部才設立這個學校，你去報名吧，你看職工學校裏陳列着書籍，畫報，各種報紙；玻璃櫥裏還有笙，簫，管，笛，月琴，二胡，四弦……還有發音無線電，其次還有拍球等等，到晚間課餘時或星期日，到那裏玩玩，是多麼的熱鬧，趕快去報名吧，我們在這青年時代，努力用點功，可以學會寫信，計賬，不至受他人的欺騙。

甲：我去報名，恐怕校裏的先生們看了吾們穿短衣服的人而厭惡。

乙：你不要說那沒有用的話，這學校是為吾們智識淺薄的

工友設立的，而且校裏的教員們對於各位工友都是負有指導的責任的，你去請教，他是非常客氣的。

甲：哎呀！你不提客氣倒好，提起客氣來，實在令人可惱。

乙：怎麼？你可以說出來我聽聽。

甲：四月十八日，上午十二時，那個圓圓的臉，嘴脣翻着，面上帶着一對二餅，身穿一套深藍色的學生呢裝的×教員，立在職工學校的大門口，向着辦公處對面一帶瞭望，這時遠遠的來了一位工友，向×教員恭恭敬敬地說：「某先生你食過午飯了？」×教員一言未發，便急急忙忙的跑到辦公室裏隨便拿了一張報紙坐下去了，這位不識相的工友，又追去向×教員問道：「×先生今天我們是什麼功課，因為我的功課表丟掉了。」說完後，這位×教員才無精打彩的說：「『丁！丁！』！你去看功課表吧。」咳！我看了這種情形就夠了，你還怨我說沒有用的話嗎？

乙：啊！竟有這樣的事！

## 河北民歌（續）

張平夫

31 叫夥計，把馬套，俺上老娘家去看廟，老娘看見很

喜歡，於子看見只瞅俺，於子於子你別瞅，不吃你的飯，不喝你的酒，今天來，今天走。

32 一個兒子提心吊胆，兩個兒子錦上添花，三個兒子到老變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一男一女一枝花，無男無女賽仙家。

33 牡丹花，朵朵開，嫁個女婿不成材，又吃酒，又打牌，這樣日子怎麼過得來！

34 月亮地，明晃晃，小媳婦洗衣裳，洗的淨，曬的白，嫁了個女婿不成材，不吃酒，就打牌，退了吧！又不能，不如早死再轉生。

35 小子他爹，小子他娘，你家的小子好上房，上房拉着咧，不怨天，不怨地，怨你家小子命不濟。

36 小蔓菁，長的慢，不知母親到那邊，跟着爹爹還覺好，跟着新娘罵罵俺，小妹小弟穿綢緞，叫我穿上破衣衫。

37 鄉下席，不用提，大葱大蒜蘿苣皮。

38 扁豆角，捏不圓，她是她媽的開心丸，是她爹的解心寬，是她哥哥的親娘妹，是她嫂嫂的禍事端。

39 為人別作活，作活受折磨，好的不叫吃，歹的還嫌

吃的多。

——(未完)——

### 鐵路勞工問題研究(續) 金榮花

#### 丁、津浦鐵路總工會

自平漢鐵路二七事件後，津浦路工人即有組織工會之醞釀，然以處於軍閥壓迫之下，不便活動，惟暗中組織聯絡，積極努力，延至十四年九月始正式成立工會，猶因環境惡劣，仍然秘密工作。迨至十六年革命軍克復南京後，始公開活動。惟此時該路北段，尚在軍閥勢力範圍內，不能組織工會，能夠組織工會者僅南段而已。至十七年八月中央民訓會派員組織津浦路工會籌備委員會，重新改組工會。同時北段工人，亦自動組織工會，受北段各當地黨部領導，津浦工會遂劃分為南北兩部份。因此籌委會工作，不能統一，中央有鑒於此，特將籌委會撤消，另行派員籌備該路特別黨部，指導全路工會，將全路工會分為九區段，每區指導整理委員五人至七人，組織區段整委會，重新整理，約經半年之久，各段所屬支部與小組，均次第成立，然後組織分會，至二十年四月，各分會均已組織成立，於是召集全路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成立正式工會，嗣

後特種工會法頒佈後，又依法改組，全路成立一正式工會，其餘各工會均改組為分事務所了。茲將分事務所列表如下。

第一分事務所	浦口
第二分事務所	浦口
第三分事務所	浦鎮
第四分事務所	蚌埠
第五分事務所	蚌埠
第六分事務所	徐州
第七分事務所	臨城
第八分事務所	兗州
第九分事務所	泰安
第十分事務所	濟南
第十一分事務所	濟南
第十二分事務所	德州
第十三分事務所	滄州
第十四分事務所	天津

# 出了象牙之塔

璽公

出了象牙之塔，  
 煤灰，侵襲了悠悠的性靈；  
 那生命的火焰，  
 燃燒起強烈的熱情。  
 爵士的歌聲喲，  
 從此收起了吧？！  
 留下的——是十字街頭的憧憬。  
 汗和血，不斷地流吧！  
 交織成絢爛的錦紋。

x  
x  
x  
x

出了象牙之塔  
 鐵錘，激蕩了搖搖的心旌；  
 那弱者的呼喊，  
 彷彿是待死的呻吟。  
 迷人的珠光喲，  
 永遠消逝了吧？！  
 留下的——是黑暗裏的光明。  
 汗和血，已痛快地流了！  
 交織成絢爛的錦紋。

## 本報投稿簡則

-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 三、投稿文字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須附寄原文
- 六、投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 七、來稿經登載後分兩種報酬
  - (1) 每千字酬一元至三元之現金
  - (2) 贈送本報
-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寫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 鐵路職工半月刊

報費	每半月一冊	半年十二冊	全年廿四冊
	三	分	角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出版	三	分	角
	三	分	角
地址	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